

甘子日報
GANZI DAILY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0年3月1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陈雪峰

回村过年

◎黄德丽

好不容易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今年到县城与我们一起过个年。从年前就陆续有信息说武汉被一种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笼罩，传染性极强，要求大家做好防护工作；但人们还没有从思想上重视，照常过年，觉得离我们还很远，当年非典那样凶，我们照样没事，这个算不了什么的。可是到大年初一，这一切就被打破了，新闻报道说我们州已经确认了2例为输入病例。人们才开始从思想上重视了，紧接着大家都按电视上宣传的出门戴口罩，没事不出门，就这样居家隔离着。父母习惯了农村的自由生活，开始不适应这样的居家生活，吵着要回农村老家，说在那里他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实在没法只有带着父母回乡下。

回家这一路还算顺利，因为我们只是从县城到乡下，到村里就要向村支书报备自己回来了，回来的人数，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等。母亲是比较喜欢热闹的人，一到家就准备张罗和亲戚们聚会，被父亲拦了下来。父亲说，我们刚从县城回来，要按规定自行隔离，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我们就这样在农村过年了。期间，村活动室的广播不断在宣传防护知识和舆情发展信息，父母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新闻，关心当天的疫情情况。疫情在不断的扩大，村民们都以各自安好来问好。这一天，村医来了，来为村民院舍消毒。进村的道路也设了卡点，进出人员要严格登记，村微信群里时不时地传来村支书的声音，他要求大家不要串门，要居家隔离，要做好自家的卫生。村民们都在默默地配合着，在同这场无声的战役战斗。

大年十一这天，立春宣告了春天来了。村民们都在各自的田地里忙着备耕，与以往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的劳作场面不同的是，今年村民们并没有聚集而是各自在各自的农田地忙活着。在手机上联系种子、地膜、农肥。种植了羊肚菌的村民还各自照顾着自己的菌棚，隔几天去浇水，关注菌棚的湿度和温度，希望三月的菌子能破土而出，希望今年能有一个好收成。

春天的乡村

◎蔡同伟

把防护口罩戴好，把生产计划精心梳理，为闲了一冬的农具，活络一下筋骨；为骚动不安的种子，备好成亲的嫁妆，一切安排就绪，一切准备妥当，淳朴的乡村，正在演奏一曲春之乐章。

于是，装载必备的行囊，踏着明媚的春光，闹春的车水马龙，一路浩浩荡荡，走向空旷的乡野，驶向新春的鲜活。

麦苗舒展腰身，享受银锄的挠痒；犁铧深入泥土，掀起欢腾的波浪；农人甩开臂膀，播下又一茬理想；蜂蝶赶来助兴，造型千姿百样……牛羊的欢鸣，布谷的清唱，乡亲的笑语，农机的声响，汇成原生态的交响曲，于天地间回荡。

春天的乡村，激情四溢，神采飞扬，到处展现着，蓬勃的生机和希望……

春天里的乡亲

又到了开春节气，乡亲走出宅家的封闭，心里盘算着小九九，奔忙在各自领地——茂叔忙在果园，挥起修剪剪枝；山爷忙在麦田，梳理青苗情绪；田婶忙在大棚，采摘鲜嫩果实；喜嫂忙在鸡场，孵化灿灿春意；柱哥忙在鱼塘，捕捞活蹦欢喜……

新春的舞台上，乡亲甩开膀子，风风火火上演，决胜全面小康的大戏，崛起的故乡，开足了振兴的马力……

走进春天的麦地

春天了，麦苗返青，田野展现绿油油的风景，我深情走进其中的情节，看望那些久违的弟兄，和风吹徐吹来，亲吻着麦苗的芳容；阳光柔柔照射，镀亮了麦苗的神情，抚摩着麦苗的羽毛，我多么激动、多么虔诚、透过麦苗誓约的光芒，我想到麦子的一生，所昂扬的高贵品质和走过的艰难历程。我仿佛看到父老乡亲，淌着汗汗躬耕的身影，我深知每一粒粮食的份量有多么重。于是，感恩的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滚动……

我虽已离开乡村多年，可身上的泥土味儿依然很浓，那一株株纯粹的农作物，深深植根于我的生命中……

春天，最初的时候，还是安安静静的，像一个文静的小姑娘。一切，都是冬天的旧模样。河流平静地向东流去，树木没有发出新芽，花花草草也在等待着天气变暖。本来，有那么几天，暖阳刚使了性子，便被一阵突然袭来的冷风吹得缩手缩脚。只有梅花，倔强地，迎着冷风悄然开放。梅花用暗香濡染初春的内蕴，梅枝苍劲，梅树傲然。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虽然过程比较艰难，但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一定会更加热爱生命、更加团结友爱！

——《春天的气息》

——《待到山花烂漫时》

春天的气息

◎周维强

春天，最初的时候，还是安安静静的，像一个文静的小姑娘。一切，都是冬天的旧模样。河流平静地向东流去，树木没有发出新芽，花花草草也在等待着天气变暖。本来，有那么几天，暖阳刚使了性子，便被一阵突然袭来的冷风吹得缩手缩脚。只有梅花，倔强地，迎着冷风悄然开放。梅花用暗香濡染初春的内蕴，梅枝苍劲，梅树傲然。

孩子们眼尖，他们戴着口罩沿着河沿漫步，最先发现春水的与众不同。河边的冻土，变得酥软，踩上去，像踩在冻豆腐上，春天最初的气息就来自于这泥土。水，开始有了波纹，也开始有了声音。孩子们说，看，枯草发芽了。可不，一粒粒小草芽，就躲在枯草丛中，像熟睡的小精灵，泛出一点鹅黄，袒露一丝绿意。正午的时候，天，开始变暖，气温开始回升，阳光，一改冬日的冷峻，变得温暖起来。暖阳，我想，最开始是形容太阳的吧。

还是柳树最知晓春天的心事。我住的地方紧邻着护城河，护城河边，种植着一排垂柳。柳树的乳芽，总是小心翼翼的，在初春，包裹着隐藏的秘密。护城河的河水，似乎也清澈起来，灵动起来。河水，总要用一种仪式

来迎接春天的到来。于是，欢快地，奔腾着，像舞台上扭动腰肢的舞蹈演员，春天的河流，总有诗歌一样的韵律。柳枝，总是柔软地让人爱怜。青青河边柳，让人浮想联翩。

侧耳去听，河水流动的声音，风吹干草的声音，孩子们欢笑嬉戏的声音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鸟儿，发出的不甘寂寞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呢？还没到鸟儿的联欢会上演的时候呢，是喜鹊，还是百灵抑或是夜莺，也许是云雀吧。总之，这声音，透着希望，也让心底有了一丝丝温暖。春天，就是一场盛大舞会的开启。而初春，就是在为舞会的演出准备着，预热着。一切都是精心安排好的，像桃树、梨树、海棠树、杏树以及菜园里的那些青菜、菠菜和蒜苗，都在等待着，都在等待春雷的鼓点，都在等待春雨的滋润以及春风的光临。只需要一个声音的呼喊，它，带来总导演的一声令下，春天，就开始了热情地表演。

温一壶酒，炒两盘菜。春天的菜，都是鲜嫩嫩、水灵灵的。还应该去乡下，让母亲去菜园里割几把韭菜，浓郁醇香头刀韭，和打成蛋液的土鸡蛋一起下锅，装入新盘，韭菜炒鸡蛋，鲜亮而味美。或者，去河里摸几把螺



故园之春。 苗青 摄

待到山花烂漫时

◎多吉下姆

清晨，一阵熟悉的闹钟声入梦，我模模糊糊地睁开惺忪双眼，起身一看窗外：下雪了！

突然想起前几日，很多朋友在微信圈里都晒着好多可爱的雪人，想来我也好多年没有堆过雪人了，于是我下定决心背完单词、吃完饭就去堆雪人。我打开门一看：呵！雪还在下！田里像是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路上、树上、屋檐上全是银白之色。四下里静极了，只有家旁边的大渡河还在低吟浅唱。雪静静地落下，耳边不禁响起“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这首歌。我伸出手，看着雪花在天空飞舞、旋转、降落，最后，在我温暖的掌心里消融成一滴黄豆大小的水滴，一丝凉意透过皮肤进入到我的身体里。眼前纷纷扬扬的雪不正是谢太傅的侄女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的真实写照吗？正想着，我突然打了个寒颤，于是裹紧衣服抱起屋檐下的干柴回家去烧火。

我坐在火炉边一边烧茶一边看书，不一会儿茶壶开始呼呼作响，家人们也开始陆续起床。阿妈打起了酥油茶，爷爷从外面抱回一些柴，一边往火炉里添柴一边说道：“今天这雪下得还挺大哩！以前老人们总说下雪是个好征兆，今年下了好几场雪也没见疫情好转啊！”“是啊，快看看今天的新闻！”一旁的

阿妈说道。我拿起手机一看，全国确诊人数依然在增加，我们新增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累计确诊62例！这段时间的确诊数值屡增不减，触目惊心。而我的家乡甘孜州排在了四川省确诊人数的第二位，这让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地担忧。没想到2020年一开始就因为疫情显得那么的不容易。今天早饭的话题依然是令我们担心牵挂的疫情，我吃了几个馒头觉得索然无味。突然微信弹出村委书记和主任发来的关于如何防控疫情和为村民上街采购食物的通知。一放假就没有时间概念的我记不太清也不愿细数有多少天没有出门了，疫情一天不解除我们就不能去给国家添乱，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

吃完饭我走出门，看着越下越密的雪，心想：雪花虽然美却也足够冷漠。它一朵又一朵无声无息地压在门前刚吐蕊的梅花上，压得梅花都低下了头。雪花啊，人们说你是上天派来人间播撒雨露的仙子，可是你为什么感知不到我的家乡病了，祖国很多地方的好多兄弟姐妹们都病了？好多英雄儿女放下对家人的牵挂在这场上已经奋战了将近一个月。“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此刻，那么多的值守交通卡点的战士，那么多基层干部不顾感染的危险在大雪中运送物资、为百姓采购物资、挨家挨户进行消毒

“宅”出新花样

◎杨邹雨薇

原以为在省城呆久了，这个春节可以回到老家跟亲友们好好聚一聚，特别是几个学生时代的闺蜜，早就约好一起去阳明山上看雾凇。哪知道一场突来的疫情，不但把我们的计划全部打乱，而且像孙悟空画的一个圈，把全家人禁锢在家里，不敢出门。

爸爸从事新闻编辑工作，也是一个作家，这种“囚禁”对他来说，倒很适应。直到初十正式上班，他们单位因为工作性质特殊，在大家签到之后宣布了几点防控纪律和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为防控疫情扩散，除了记者和部室主任坚持每天到岗之外，其他编辑轮流在家上班编辑一周。

一向爱热闹喜欢逛街购物的妈妈，按照要求闲下来很是不习惯，总是唉声叹气，说憋得实在是心慌。她经常从窗户眺望对面的超市，看看是否开门，惦记着是否有商品大特价。可是，听到宣传车的广播，又显得无可奈何，只好守着电视机度日。

妹妹原本馋嘴，平时最喜欢到外面买零食吃，因为疫情形势严峻，她也被爸爸妈妈关在家里写作业。可她私下老是来问我：“姐姐，什么时候带我去对面买吃的？”我怒斥：“你听话一点，好不好？”

我在家大多数时间是在看《张爱玲文集》，或用耳塞听音乐，倒也宁静。有时候听那些闺蜜和朋友，在微信上表达自己的无奈。公司跟着发了延迟上班的通知，我也觉得有些无聊。有一个闺蜜说，在家无聊时不妨清理自己的旧衣服。受她的影响，我也觉得这是清扫的好机会，于是跟妈妈和妹妹搞了一次大扫除，清出来许多可要可不要的东西，装了两个蛇皮袋，准备丢掉。

对于常人来说，足不出户在家两三天可能问题不大，可是连续十多天，确实难以忍受。大家就受够了，说是不是出去溜达一下？哪知道遭到父亲的严厉批评，他像足球赛场的守门员一样，把大门看守得紧紧的，不许任何人出门。

初十那天，爸爸把自己打扮成生化部队战士一样去上班，顺便丢了垃圾。下午回来，用酒精喷洒全身进行消毒之后，说继续在家编辑一周。妈妈说：“你倒出去一次了，我们酒店继续歇业，我们待在家里可要发狂了。”爸爸说：“武汉新型肺炎潜伏期最长时间是14天，我们应该响应政府号召，待在家里不出去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如果觉得郁闷，我们可以制造欢乐。”妹妹嘟着嘴问：“怎么制造欢乐？”爸爸说：“看我来安排。”

爸爸先是找出宣纸、笔和水彩，教妹妹画画。十三岁的妹妹跟爸爸把全家人画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候把我们画成灰太狼家族，有时候把我们画成喜羊羊家族，甚至画成龙王家族。不管画什么，妹妹都把爸爸的胡子画得特长，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收拾柜子时，不经意间找出几只气球，爸爸把它们吹起来，让我们在客厅分成甲乙双方隔着茶几拍打玩耍。特别是妹妹，因为性急，经常把球拍爆，气得她拍脸后悔。

妹妹又找出一大捆红色尼龙绳，央求妈妈教她织灯笼。妈妈便要爸爸和我一起参与，将绳子剪成几段，然后一根一根地织起来，两个多小时后，果真织好一只灯笼，还挺漂亮的。

爸爸对妈妈说：“小女喜欢吃黄桥肉，正好家里还有面粉和鸡蛋、瘦肉等食材，我们何不教她怎么做黄桥肉？将来，她可以自己动手解馋啊！”妹妹拍手叫好：“我赞成！我负责洗碗！”在妹妹的要求下，爸爸妈妈就为我们炸了一盆子黄桥肉，让妹妹大快朵颐，比获奖中彩票还要高兴。

看完《张爱玲文集》第一卷之后，我屈指一算，我们在家已经整整宅了十三天。其间，除了爸爸外出上班一次、妈妈到对面步步高超市购物两次，没有一个人下过楼，虽然宅着，但“宅”出了花样，“宅”出了欢乐。更何况，“宅”是一种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单位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坚信，只要大家抱团取暖，在疫情严峻时刻决不出门，阻断病毒传播，我们就一定能战胜疫情，迎来明媚春光和家国平安。